



传播·地缘·政治

丛书主编：赵月枝 张志华

数字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美] 丹·席勒 (Dan Schiller) / 著
吴畅畅 /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传播·地缘·政治

丛书主编：赵月枝 张志华

数字化衰退： 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

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美] 丹·席勒 (Dan Schiller) / 著
吴畅畅 / 译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美)丹·席勒著;吴畅畅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8
(传播·地缘·政治/赵月枝,张志华主编)
书名原文:Digital Depress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Crisis
ISBN 978-7-5657-1853-3

I. ①数… II. ①丹… ②吴… III. ①信息技术—关系—经济危机—研究
IV. ①F0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0401 号

数字化衰退: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

SHUZHUA SHUAI TUI: XINXI JISHU YU JINGJI WEIJI

著 者 [美]丹·席勒(Dan Schiller)
译 者 吴畅畅
责任编辑 赵丽华 唐 颖
特约编辑 刘广东 王梦露 张湘悦
封面设计 风得信·阿东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27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853-3/F·1853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世界正经历 500 年未有之大变局。

2008 年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的爆发,不但宣告了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霸权的破产,而且使区域、国家、民族、阶级、种族、性别等各个层面的权力关系在更广的地域范围和更复杂的交错中剧烈地分化与重构。2013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崛起》中指出,按购买力平价,巴西、中国和印度三国 2012 年的经济总产出已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这六个传统北方工业强国的 GDP 总和相当,这是 150 年来首次出现的情况。然而,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及,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7 左右,超过了公认的 0.6“危险线”;在 2017 年达沃斯论坛上,乐施会(Oxfam)的报告更是显示,截至 2016 年,全球 8 大富豪所占有的财富总值与占全球总人口一半的 36 亿最贫穷人口的总财产相当。毫无疑问,以欧美为中心并以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特征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文明等级论,在遭遇 20 世纪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碰撞后,正面临新的、更为深刻的内爆与挑战。

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信息化和数字化转型,使信息和传播成了正在展开的世界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政治斗争的核心场域。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的先后崛起到中国媒体的“走出去”努力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关键位置,从维基解密的揭露、斯诺登的曝光到互联网全球治理领域的博弈,从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到2016年欧洲议会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和美国出台《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从阿拉伯世界的“推特革命”到社交媒体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重要作用,信息与传播领域的权力关系重构正在国家、市场和社会各个层面全面展开,信息与传播在国家和区域内外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政治变迁中的关键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尽管20世纪的“冷战”早已被宣告结束,互联网也早就将世界各个角落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世界并不是平的,历史更未终结。进入21世纪以来,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同政治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不同世界愿景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日趋激烈,全球和区域间的地缘政治斗争和社会文化政治斗争更加复杂,新形式的冷战与热战的硝烟不断在世界历史空间弥漫开来。“地球村”内,恐惧与希望并存,惶惑与理想齐飞。一方面,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在信息传播领域的优势,以更为直接的强权手段努力维系其遍及全球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与民族主义框架内和国家间的冲突相互交织,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也在世界各地集聚: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层面展开历史性的斗争。

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结构性危机,全球人心求变并急切吁求新的未来可能性的历史当口,在人类再一次面临“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抉择的关键时刻,传播领域如何结构性地内在于这一过程,以及传播过程如何被世界各地不同的权力主体所掌握,借以维系、强化或者挑战不公正的全球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已然是当下传播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而又急迫的问题,而网络时代传播政治的全球性和跨国性特征以及传

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则迫切需要我们广纳基于不同地缘视角的最新学术成果。

鉴于此,我们在独家翻译出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信息地缘政治”书系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学者从地缘、社会文化与政治角度分析中外传播现象的著作,推出融中外优秀研究成果于一炉的“传播·地缘·政治”丛书。我们希望藉敏锐的问题意识、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前沿的研究方法,为国内传播学术界以动态的、历史的、整体的多维视角分析全球传播现象竭尽绵力,以促进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范式转型,推动全球传播秩序和社会传播关系的公平与公正发展,开启“新地球村”的想象。

谨序。

赵月枝 张志华

导论：矛盾时刻

在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的中心地带美国，悖论式地爆发金融与经济危机，影响至今。作为硅谷与好莱坞的大本营，加州可能是美国（危机）重灾区^①。2013年年末，硅谷中心加州圣何塞市削减社会服务，任由路面凹坑无人管理，并计划取消工人的健康福利^②。

事情原本不应该这样。数十年来，我们被灌输这样的想法：信息通信技术成为总体经济的增长点。从发端于1960年代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到1990年代流行的“新经济”学说及其发展，无一不是关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再生性特质（regenerative benefit）的公共话语。随着我们进入网络化的信息社会，美好的未来向我们徐徐展开；前途永远是光明的。然而，恰恰是美国这位数字体系与服务的历史驱动者，使世界陷入自1930年代以来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之中。

2007年12月爆发的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恐慌。2008年9月至10月，在金融危机的最低谷，13家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中有12家面临着两周内即将垮台的危险。然而，这场危机的规模是全球性的，无论是英格兰银行还是巴西央行，欧洲央行还是韩国的中央银行，它们在绝望中求助于“美元流动性”^③。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向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表示，“哪怕把经济大萧条算进去”，这段时期“也是全球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次金融危机”^④。美国政府干预的力度前所未有的，相继出台35项救市计划，耗资23.7万亿，试图阻止金融体系的崩溃^⑤。紧急情况稍有所缓解，可仍无法阻挡国内与国际经济出现混乱局

① Richard Walker, "The Golden State Adrift," *New Left Review* 66 (November/December 2010): 5–30.

② Rick Lyman and Mary Williams Walsh, "Struggling San Jose Plans to Cut Worker Benefi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2013.

③ Neil Irwin, "Fed's Aid in '08 Crisis Stretched Worldwid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4, 2014.

④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354. The most persuasive account is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2012), 301–30. Carrying forward through late 2012, though with less analytical bite, is Robert Kuttner, *Debtors' Prison: The Politics of Austerity versus Possibility* (New York: Knopf, 2013).

⑤ Neil Barofsky, *Bailout: An Inside Account of How Washington Abandoned Main Street While Rescuing Wall Street* (New York: Free Press, 2012), 162.

面。产值、贸易、投资一律大幅度缩水。2009年经济危机依然继续,然而,冷静的分析家只用一种更为克制的语调形容彼时的局面:一场“经济大衰退”(recession)、“第二次经济大紧缩”(contraction),甚至是一次“不那么严重的经济萧条”^①。

2009年6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对外宣称经济开始复苏^②。关于经济萧条的讨论开始减少,可金融风暴与经济停滞的症状始终没有消退。2010年,官方宣布,15.1%的美国人(4 620万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是半个多世纪有记录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③。全世界仍然处于这场金融与经济危机的余威中。2011年《金融时报》刊文指出,“既然经济活动并没有大规模持续减少,那么严格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经济萧条了”;然而,这一跨国媒体的论调紧随凯恩斯,它凸显了“另一种类型的经济萧条:长期持续的次优(经济)活动,尽管政府出台强制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低于峰值的经济生产、负的实际政策利率、高失业率与政府赤字破坏性地混杂在一起”^④。这一症状没有消停,依然存在,并把全球经济推向了两位批判分析家所说的“无尽的危机”^⑤的泥沼中。

倘若这场金融危机的基础条件明确,那么我们需要指出,随着它进入第7个年头,“经济衰退”这个词只是偶尔地出现在公共话语中。极少数像克鲁格曼这样大无畏的经济学家坚持使用这一词语^⑥。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龙(J. Bradford DeLong)比较了“当前的危机”与“经济大萧条”,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没有什么比它更‘不重要’的了”^⑦。然而,这些却成了例外之见。2013年冬至2014年初,经济报道大肆宣扬“经济不景气”、高“失业率”、“止步不前的”的家庭收入、交易“疲软”、“缓慢的经济增长”^⑧、“通

① Carmen M. Reinhardt and Kenneth S.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cycles/sept2010.html> (accessed January 10, 2014).

③ Matt Kennard and Shannon Bond, “Number of Americans in Poverty at Highest in 50 Year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4, 2011.

④ “Bipolar Bearish,” *The Lex Column, Financial Times*, May 13, 2011.

⑤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Endless Crisis: How Monopoly – Finance Capital Produces Stagnation and Upheaval from the USA to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2012).

⑥ Paul Krugman, “The Big Shrug,” *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13. 也请参见 Kuttner, *Debtors’ Prison*, 36; Paul Krugman,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ew York: Norton, 2012).

⑦ J. Bradford DeLong, “The Second Great Depression,” *Foreign Affairs* 92, no. 4 (July/August 2013): 159.

⑧ Brian Blackstone, “Euro Zone Braces for Stagn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1, 2013; Annie Lowrey, “I. M. F. Trims Global Growth Forecast as Emerging Markets Lag,” *New York Times*, July 10, 2013; Julia Werdigier, “Jobless Rat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Europe, O. E. C. D. Forecasts,” *New York Times*, July 17, 2013; Neil Shah, Ben Casselman, and Jon Hilsenrath, “Tepid Growth Restrains Fed,”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 2013.

货紧缩”^①,美国资本投资“放缓”^②,有可能出现的“互联网泡沫”^③,新出现的“市场抛售”现象^④,以及“新的”金融危机^⑤——尽管持续的经济不景气并未导致社会共识的形成,即我们实际上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大萧条。同样,这场经济大萧条的余威及其深远影响也没有引起人们关注。

这场危机主要表现为财政压力与经济不景气。由于既存的结构关系日趋紧绷,并开始分崩离析,经济政策的出台刻不容缓。但是倘若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只是遭到破坏,失去活力,倘若它还在经历着一场影响深远的结构转型,倘若在寻求恢复常态的各种短期举措之后我们正处于一种过渡的阶段,事实上它正改变我们关于常态的概念,那么,一切将去往何方?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能够预见性地回答上述问题。

在美国,1930年代的政治动员推动政府史无前例地采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直接导致美国资本主义的重建,并激活民主化实践。相反,在面对经济大萧条时,日本与德国却孕育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动员和军事扩张主义。经济大萧条在国内,尤其在国际上引发激烈冲突:相互敌对的国家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竞相重建全球政治经济体系。

关于经济大萧条的另一历史特征虽不被人所熟知,但值得强调:经济大萧条为再生性生产活动(客观上)提供庇护场所。迈克·伯恩斯坦(Michael A. Bernstein)的研究表明:1930年代,在美国的化工、建材、石油、烟草、食品以及非电力机械等工业领域,经济活力一直没有消退^⑥。尽管营利性投资逐渐流入上述以及其他新兴产业当中^⑦,这一新兴的增长极也只是在数年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才开始从整体上推动经济发展。在1929年金融崩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美国采取紧急措施重新调整国内阶级关系;重新调

① Claire Jones, “Deflation Fears Spark Shock ECB Rate Cut,”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8, 2013; Robin Harding, “IMF Warns of Growing Threat from Deflati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6, 2014; Claudia Jones and Chris Giles, “ECB Poised for Battle to Ward Off Deflati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7, 2014.

② Ed Crooks, “US Capital Spending Set to Slow to Four-Year Low in Sign of Caution,”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4, 2014.

③ Farhad Manjoo, “Beware of Tech Bubble, Mayb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30, 2013; Nick Bilton, “If It Looks Like a Bubble and Floats Like One . . .,”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13; David Streitfeld, “In Silicon Valley, Partying Like It’s 1999 Once Mor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13.

④ Delphine Strauss, John Paul Rathbone, and Jonathan Wheatley, “Argentine Peso Plunges amid Emerging Markets Sell-Off,”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4, 2014.

⑤ Annie Lowrie, “Household Incomes Remain Flat Despite Improving Economy,”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7, 2013; Shawn Donnan, “Trade to Remain Sluggish, Says Unctad,”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3, 2013; David Jolly, “World Economy Growing Unevenly, O. E. C. D. Say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13; Satyajit Das, “Post-Crisis Policies Offer Only Chronic Stagnatio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2, 2013;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John Authers, “Risk of New Crisis Drives Fed Doubts over Taper,”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7-8, 2013; Gillian Tett, “Insane Financial System Lives on Post-Lehman,”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3, 2013.

⑥ Michael A. Bernstein, *The Great Depression: Delayed Recover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merica, 1929-1939*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49, 51.

⑦ Bernstein, *Great Depression*, 88-89. 也请参见 Alexander J. Field, *A Great Leap Forward: 1930s Depression and U. S. Economic Growth*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整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关系;并同日渐崛起的后殖民与社会主义国家展开竞争。一面是欧洲与日本帝国的衰落,一面则是势不可当的去殖民主义与民族解放浪潮。

当前的危机可否比得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新的增长极(或营利性积累)正在形成吗?相互敌对的国家是否以各自的方式争夺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权?正在启动哪一种重建:重组政治经济体系的工程所描绘出的主要框架是什么?重建(工程)是否有望实现?

数字技术给上述难题的解决带来一线光明。为了梳理这一脉络,我们需要关于当下危机的理论。侥幸生存下来的书店里,充斥着大量分析此次金融灾难的书籍。在表明我的观点之前,我先扼要地叙述一下市面上流行的(关于金融危机的)各类观点。

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一段时间的积累后危机才能爆发,这无非证明了一种周期性的趋势。美国金融与经济危机调查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st Crisis)宣称,“数年间,引发潜在危机的各种漏洞一直存在。在危机爆发前十年,已有不少迹象显示,金融系统的风险不断增长,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随即,委员会将美国房地产泡沫同“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市场泡沫、18世纪南海泡沫事件以及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①进行对比。有影响力的学者与政策制定者直到后来才承认,金融繁荣与萧条并非例外情形,而是(体系固有的)周期性与结构性特征;一篇重要的文献提供了关于几个世纪以来金融系统遭到破坏的复杂的类型学分析^②。

另一组研究显示出迥然不同的目标,它使我们不再考虑金融系统的发展趋势,而提醒我们应当注意那些已经披露出来的个体犯罪与自私行为,以及机构腐败等现象。这些叙述的背后,是对贪婪、违法勾当与缺乏责任感(等行为)的出离愤怒^③。

还有一组截然不同的研究超越了既定的金融繁荣——萧条循环,强调结构性趋势:加速的经济发展不平等,金融的去规制化,以及与日俱增的消费者债务。197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日渐明显,并导致政治经济结构愈发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④。激进的分析者将这些趋势与“垄断资本”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概念联系起来,同时指认经济不景气只是地方性现象^⑤。我们已经展示了关于这一主题(经济不景气)的不同观点,有学者适时指出,

①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xvi, 3, 4.

② Carmen M. Reinhart and Kenneth S.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 Centuries of Cri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Barofsky, Bail - Out;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Kwak, *Thirteen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 (New York: Pantheon, 2010); Charles H. Ferguson, *Predator Nation: Corporate Criminals,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the Hijacking of America* (New York: Crown, 2012).

④ Robert B. Reich, *After - Shock: The Next Economy and America's Future* (New York: Vintage, 2011); Joseph E. Stiglitz, *Free 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2010).

⑤ Foster and McChesney, *Endless Crisis*.

哪怕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也不一定会抑制企业的盈利。对此,亨伍德(Doug Henwood)举出如下材料为证,“1982年以降,包括1997年在内,企业盈利不断上升”^①。在2009年6月宣布的“恢复期”的前九个季度中,无论按绝对值计算,还是按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衡量,企业利润再次大幅上扬^②。

尽管存在上述多种论点,但它们都没有详细阐述技术革命同经济不景气(它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所组成的矛盾矩阵模型(contradictory matrix)。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家将经济衰落置于资本主义的当代历史发展之中加以审视,但他们要么忽略或轻视信息通信技术的经济角色,要么不予考虑、弃之如敝屣。例如,亨伍德明确反对信息与传播的经济紧要性,并认为这些领域仅仅代表了一种复杂化的趋势,即无节制的金融投机活动。哪怕有人想要翻查克鲁格曼、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或者库特纳(Robert Kuttner)这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新近的论著中关于信息通信技术与因特网的讨论,也是徒然。他们一致地将信息与传播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相反,(当今资本主义的)两大特征——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衰落——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厘清。

当然,还有不少论著大肆渲染信息技术的贡献。然而,这些关于信息社会的神谕般的文献,都避而不谈信息通信技术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在过去几十年里,回避这一关联的行为,其实是对特定的意识形态阵营的背叛。后工业与信息理论应追溯到流行于1960—1970年代的理念,即服务业与信息业的增长,以及社会对“智能技术”的接受,将共同推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历史性飞越^③。那些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持续性讳莫如深的论调,即便剔除了后工业理论其他一些有问题的特征(problematic features),依旧声势大涨。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提出的“网络社会”理论。卡斯特避免将资本主义简化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以便更好地处理当今世界复杂异质的社会形态。相较之下,雷蒙·威廉斯坚持认为,“不存在某一种生产方式、某一种主导性的社会秩序以及某一种主导性的文化,能够包纳或穷尽人类所有的实践、能量与意图”^④。对照卡斯特与威廉斯的研究进路,启示颇深。然而,生产方式与主导性的社会秩序持存至今。卡斯特时常假定,“网络社会”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发展形态^⑤;可他的论述矢口不提“资本主义已演变成一种中心式的在场、一种普遍式的形塑力量”这一事实。实际上,卡斯特从他的首本著作开始,便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保持距

① Doug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203.

② Kuttner, *Debtors' Prison*, 43.

③ Dan Schiller,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61–72.

④ Raymond Williams, “Literature and Sociology: In Memory of Lucien Goldman,” *New Left Review* 67 (May–June 1971): 11.

⑤ Manuel Castel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formation Age,” *City* 7 (1997): 6–16.

离;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他首次引入“网络社会”概念,认为它代表了“经济、国家与社会三角关系的一种新的形式”^①。

与“网络社会”概念相比,数字资本主义理论显得独树一帜,因为它凸显传播与信息的重要性:它逐渐成为能够承载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②。1990年代末我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旨在对“新经济”学说进行拨乱反正,后者滋养并助长了互联网泡沫的连续膨胀。我已表明,美国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蜕变过程(metamorphosis)中,自始至终决定着政治经济的变革方向:一种更倾向于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主义体系。

那么,我们如何应用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分析今天的金融危机)?如何有可能对它稍作调整,以适应并追溯21世纪早期十余年这段经过彻底重构却尚未终结的历史?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理论)修正刻不容缓。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以扩张为标志,而以(经济)紧缩为特质;不以停滞为标志,而以令人昏眩的结构性变革为特质。我们需要修订并拓展数字资本主义概念,以强调社会对网络容量(network capacities)的持续挪用。今天,技术革命被包裹在经济崩溃的外衣之中:数字化衰退何时到来?《金融时报》2013年11月曾以“通缩恐惧”为题,刊载一则头版故事;故事讲述推特的几位创建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后,一夜之间变成亿万富翁的过程,并对他们的好运表示祝贺^③。我们如何解释这一虽然显著,却身处经济滑坡的趋势中的相对增长极的出现?什么样的历史动力导致了数字化衰退,它们将去往何方?

对信息与传播在政治经济的主要发展过程中的角色的分析,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在第一部分,我归纳出三种功能:透过永不停歇的劳动力重构与不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循环,资本重组了生产体系;资本同时进入金融领域;大幅上升的军事采购支出。在第二部分,我将考察第四种趋势,即信息与通信行业乱象丛生的重组情况^④。数字化体系、设备、服务与应用深植于上述复杂且混乱的趋势之中。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投资已内生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而非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

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却前后相抵,扞格不入。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资本是一架穷凶极恶的机器,经常发生故障,并只能费力地借助扩张抽搐(the laborious convulsions of expansion)等方式进行自我修复”^⑤。一旦资本主义再次重生,下一次危机

①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6), 1.

② Dan Schiller,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③ Jones, “Deflation Fears”; Hannah Kuchler, Tim Bradshaw, and Arash Massoudi, “Life Is Tweet for Twitter Founders after Company Valued at \$30bn,”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8, 2013.

④ Dan Schiller,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36–57.

⑤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London: Verso, 2011), 87.

的种子早已深埋于政治经济结构中。那么,一方面,不断崛起的数字资本主义强有力地推动资本的重新积累;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引发天翻地覆的矛盾与张力。正如哈维(David Harvey)所言,“危机趋势从未缓解,它只是四处游窜(move around)而已”^①。前一次遭遇质疑的(经济)重构,导致了今天经济的不景气局面;而围绕各种前瞻性的解决途径及其实质的争论不断升温,构成了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最大景观。此次争论的来源与特点是什么?这是本书第三部分要讨论的内容。

自始至终贯穿全书的主线包括:2007—2008年间数字资本主义破产之因;它的增长极——通信与信息业——参差不齐、非均衡的发展特点;当今旨在赢得经济增长(而不管是哪种类型)而展开的激烈的政治经济冲突与争斗。

商品链

在开始我的分析之旅前,我必须要借用世界体系理论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商品链”。1970年代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率先提出这一概念,用以“揭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只关注商品在市场上的消费情况——中,一条跨越国界的长链主导了绝大部分生产活动;并且,这一现象贯穿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漫长的16世纪至今的全部历史”^②。

有必要对照“商品链”学说与我们更为熟悉的“价值链”概念。后者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1980年代提出,并流传至今。尽管上述两概念不约而同地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的联系,不过,它们在价值取向上却是南辕北辙;詹妮弗·拜尔(Jennifer Bair)已经指出这一根本性差异。“价值链”既不以劳动力也不以利润率为中心,而是仰仗产业组织与所谓的“附加价值”(value-added),这些价值在产业运作连续的各个阶段产生。与之相反,“商品链”聚焦于劳动的全球性分工在始终处于重构状态的资本积累这一历史背景下如何演化并演变^③。行政高管们主动内化了“价值链”理论,而“商品链”准许我们与之保持必要的“分析距离”(analytical distance)。

“商品链”学说旨在联合不同的劳动体系,进而实现能够在全球层面进行分配的生产过程。分析家使用此概念用以研究不同形态的商品:例如谷物等农产品或萃取产品,或

①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New York: Oxford, 2010), 117.

② Immanuel Wallerstein, “Protection Networks and Commodity Chains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 Economy,” in *Frontiers of Commodity Chain Research*, ed. Jennifer Bai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83. 沃勒斯坦一直强调这一点,例如“16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商品链的跨国性与20世纪一样,都具有欺骗性”, 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 31.

③ Jennifer Bair,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Genealogy and Review,” in Bair, *Frontiers*, 10–13, 7–9.

者轮船、汽车、电子产品、服务甚至可卡因等制造业的资本货物。即便资本由上至下的规划、国家机构的保护性措施早已相伴相随、成为“日常”，但它们既不能预先决定，也无法机械地植入(mechanically implanted)某一特定的商品链的流向与基本特征(constitutive features)^①。

“商品链”概念的分析力源自于其外向的包容性，以及对社会关系——生产贯穿于其中——所具有的散布各方、复杂多变等特点的强调。“商品链”的开端是劳动力，劳动者用以维持生计，并且通过“次生链条”(sub-chains)，他们自身的劳动构成零部件生产的基础；由此，“商品链”延伸至生产过程，这些半成品仍以产品的其他形式投入使用；链条的终端是装配完毕的成品及其分销与消费。对于詹妮弗·拜尔这些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而言，“商品链”概念串联起似乎彼此互不连属、迥然各异的劳动力动员，并视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底(essential substrate)^②。因此，我们分析的动机在于，“只有追溯这些商品链的网络构成，我们才能追踪到劳动过程的分工与一体化，并及时把握世界经济生产体系的发展与转型情况”^③。

世界体系理论的追随者一直声称，连接不同地区和产业的结构关系，与盈利各有差别的生产过程的空间分布，暴露出一个根本模式：盈利越多的生产越有可能扎根于富饶的“中心”地带，越有可能受到资本的垄断控制；而盈利越少的生产则不成比例(大规模)地集中在“边缘”地区，此处的“边缘”地区包括殖民地、欠发达地区或新兴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商品链沿着从边缘地区的产品朝中心地带的产品的方向流动”^④。那么，尽管“这些商品链没有片刻静止”^⑤，但他们(世界体系理论的追随者)的详细阐述及其逻辑向我们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霍普金斯与沃勒斯坦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投射的方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自我呈现为一张快速流动的关系网络，它持续不断地再生产基本秩序……或者迄今为止它至少已经再生产了这一整套基本秩序”^⑥。

在第三部分，我对这一理论宣称提出质疑。今天，世界体系理论所假设的深层结构——“中心—边缘”模式，在中国以及其他曾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所发生的深刻的资本

① Steven Topik, Carlos Marichal and Zephyr Frank, "Commodity Chains in Theory and Latin American History," in *From Silver to Cocaine: Latin American Commodity Chain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1500–2000*, ed.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

②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Conclusions about Commodity Chains," in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ed.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z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4), 49.

③ 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Commodity Chains: Construct and Research," in 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17.

④ Hopkins and Wallerstein, "Commodity Chains," 17.

⑤ Hopkins and Wallerstein, "Conclusions," 50.

⑥ Hopkins and Wallerstein, "Conclusions," 50.

主义转型等事实面前,越发具有某种偶然性色彩。即便如此,世界体系理论的目标却不容置疑:通过探查增长与衰落的另一种循环模式,如何与四处蔓延的商品链中劳动体系的重组之间相互关联,从而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节奏有所洞察。援引霍普金斯与沃勒斯坦的洞见,“围绕支柱型产业而展开的研究,可以依据‘商品链网络’推翻重来”^①,当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更充分地将网络与信息通信技术纳入我们对商品链的研究之中。

该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实际上,对垄断资本而言,如何使网络体系融入商品链中已普遍成为垄断资本的当务之急,事关全局。我认为,考虑到资本对网络容量的持续挪用,商品链同时吸纳从地方到跨国的生产过程,永无停歇地处在分解与重组的循环模式中^②。那么,数字资本主义不仅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转折时期命名,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概念框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进程。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向五百年历史长河中一次新的变革,后者体现为如下趋势:资本延长使用雇佣劳动,资本寻找商品化的新场所并时常遭遇挑战,变化无常的资本危机,以及甚嚣尘上的金融投机行为催生了经济萧条与衰退。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完全可以与“工业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工业资本主义的说法最早出现于19世纪,用来描述英格兰与其他地区出现的机器生产及其导致的影响深远的政治经济革命。再次强调,数字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必须置于持久的结构性趋势与历史危机趋势中加以审视,而不能假定与后者相脱离,或推断数字资本主义脱胎于后者。

本书建诸我一以贯之的研究,并借用其他学者的研究文献,通过将数字资本主义概念整合进关于政治经济重返危机的描述中,试图深化这一理论。随着经济普遍陷入停滞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症状在2012—2013年间越发明显,成为持续性的危机,2008年金融恐慌已然中断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当然,还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但有两点可以确认:1)信息与通信产业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贡献,使得数字(化)领域成为根本性的增长极,类似于1930年代初生的消费产业;2)金融投机行为,连同资本全方位地将数字(化)体系整合进当前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两者共同导致了当前的金融危机。

① Hopkins and Wallerstein, “Conclusions,” 49.

② 正如沃勒斯坦所形容的碎片化的个体生产的“魔盒”;碎片化的个体生产构成了更加延长的商品链:“它们不是已知之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定义,实际上它们也是持续不断的社会再定义过程”,具体请参见 Wallerstein, “Introduction,” *Review, A Journal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23, no. 1 (2000): 5.

目 录

contents

导论:矛盾时刻 /1

第一部分 数字资本主义上升为危机

- 第 1 章 网络的连接性与劳动体系 / 3
- 第 2 章 网络化的生产与重建的商品链 / 18
- 第 3 章 网络化的金融化 / 35
- 第 4 章 网络化的军事化 / 51

第二部分 传播的重组

- 第 5 章 历史的序幕 / 67
- 第 6 章 网络通信商品链 / 76
- 第 7 章 服务与应用程序 / 117
- 第 8 章 赞助商制度的“复苏” / 129
- 第 9 章 衰退中的增长? / 148
- 第 10 章 奋力寻求增长 / 154
- 第 11 章 新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措施 / 163
- 第 12 章 关注商业:美国商务部与互联网 / 172
- 第 13 章 超越以美国为中心的互联网体系? / 187
- 第 14 章 积累与遏制 / 218
- 第 15 章 从地缘政治到社会政治冲突 / 238

第一部分

数字资本主义上升为危机